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
第八十回 害忠良重傳假旨 祝眉壽載賜紅袍

壽等高華身正健，天家載賜五雲章。門迎紫氣蓮台曜，砌滿芝蘭繞膝香。

話說張居正聽了家丁搶寶不遂，又恐欽差解寶來京，取罪不小。便再想一計，吩咐家人備酒，一面差人下了請帖到陳國舅府中，請國舅商量。

不消半日，國舅來到，太師接進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國舅開言道：「承老太師呼喚，有何見諭？」老太師道：「豈敢！」

老國舅前日曾許出京一事，弟已端正停當。特請老國舅相議出京之策。」國舅道：「既如此，老夫領教便了！」太師吩咐排酒。

二人分賓主坐下。酒飲三巡，國舅請出聖旨來看，早有玉璽在上。兩道旨意：一道是捉拿的；一道是行刑的。太師問道：「老國舅，這兩道旨意還是一路同去，還是作兩下去？」國舅道：「憑太師主意。」太師道：「作一同去罷。」國舅道：「老夫明日早朝告病。但是老太師要選個能乾的假作差官同去才好。」

太師道：「領教。」二人酒罷辭別。

太師即刻叫過家人蔣勝，吩咐道：「你們扮作欽差，明日同陳國舅出京，有一道捉拿孫成的旨意在國舅身邊。我前日升孫成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之職，召他進京，現今想必離任了。你此去必然遇著，須要細心盤問。若是孫成的船，就稟知國舅，立刻拿著，須要小心前去。」蔣勝應道：「曉得。」點起家將八名，假做錦衣校尉。又點個長大漢子，打扮作跟隨人。來日天亮，就要啟行。

次早，皇帝五更三點登殿，朝賀已畢。班中閃出一位大臣，紫袍金帶，俯伏金階，道：「臣大學士陳堂啟奏：臣連日身軀疲倦，日夜不安，告養二月，再行供職。」皇爺准奏。陳堂謝恩退出，回府吩咐家人：「若有太醫前來，回說國舅爺只要靜養，不必看脈。」家人應道：「曉得！」

正在吩咐，門公啟道：「太師張府差人要見。」國舅道：「叫他進見！」差人跪下稟道：「國舅爺在上，蔣勝叩頭。」說道：「家太師拜上國舅爺，出京須要小心。」國舅道：「不須掛意。」便點起家丁七八個發船，即時出京。

再講海爺退朝後想道：「今日朝中見國舅陳堂告病，我看他面上並沒有病容，因此差人打聽。回報太醫院前去醫治，他並不許相見，故此可疑。又差人去打聽，回報他帶領家人，秘密出京，不知去向。老夫想陳堂是張居正一黨之人，不知出京何事？莫非是徐府救寶一事又生別件詭計？我今連夜修成本章，明日亦告假出京，密密跟著他，看他作何事情！」

張居正自打發國舅陳堂出京之後，便把告老本章端正。次日皇帝登殿，張居正出班奏道：「臣華蓋殿大學士張居正，有短章上奏：臣因老邁，筋骨衰弱，不能扶佐聖朝。願萬歲放歸田裡，臣感恩不淺。」皇爺道：「先生年紀雖多，精神還好，豈可舍朕而去？」

居正見皇爺不肯，又奏道：「臣委實精神恍惚，筋力衰微，乞皇上天恩，放回田裡。」皇帝尚未開口，閃出海瑞跪下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：華蓋殿乃擎天之柱，足智多謀，兩班文武俱服驅使。況且臣年八十五歲，尚在朝中保駕，張居正午未七旬，豈可偷閒？萬歲不可准行。」皇爺微微笑道：「張先生，海恩官所奏不差，斷要在朝保駕。海恩官，你說今年八十五歲，不知幾時生日？」海爺道：「明日就是臣親生之日。」皇爺道：「這也妙呵！明日寡人就與海恩官慶祝千秋。煩張先生代朕率左班文臣，徐王叔代朕率右班武將，一同拜壽。再賜恩官免朝一月。」

兩班百官一同領旨退朝。

張居正回府，心中著急：「可恨海瑞死死與老夫作對，今日又奏不許我告老。倘或國寶到京，皇上知情發怒，難免欺君之罪，如何是好？」

海爺回府，心下想道：「我只為陳堂出京，恐有詭計，打點要告假出京，不想聖上賜我免朝一月，正合我意。我明日接了聖旨，做過生日，後日就可出京了。」海洪、海安過來！」

海洪應道：「老爺何事？」海爺道：「我要買長大鏈子一條，鐵鎖兩把，快去買來！」二人領命買回，海爺又叫快去預備行李。

那祭酒杜元勛，聞皇上要與海爺慶壽，忙忙燃燈結綵，預備酒席。海爺也自歡喜。

忽然家人報道：「啟老爺：家裡太太到了。還有老三房、大相公、大娘，並小姑爺、小姐都來駕壽。先是太太、大娘、小姐三位先到。」海爺聞報，心中大喜，移步中堂，早見三乘轎子放下，三位女眷出轎。太太先開口道：「相公請坐，受妾身一拜。」海爺道：「下官也有一拜。」夫妻見禮完，大娘同姑娘上前開聲道：「爹爹公公請坐，女兒、媳婦拜壽，望爹爹福如東海滔滔至，壽比青鬆日日增！」海爺道：「我兒罷了。」外邊兩槓壽禮抬進。海爺道：「怎麼要夫人費心？」夫人道：「相公，這是老三房大姪兒與女婿備的。」海爺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太太道：「相公有所不知，老三房三叔、孀孀對我說，相公年老，不可無嗣，特將長子帶來承嗣。」海爺道：「呵，老夫人，下官一世，家徒四壁，怎好屈抑於他？」太太道：「妾身亦曾與三叔、三孀道及，奈他志立甚堅，說道：『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我家宦族名門，安可無後？』立意要妾依從。」

廳堂上正在言談，門上又報道：「啟老爺：姑爺同大相公到！」海爺道：「請進。」即舅二人步上廳堂，道：「爹爹，孩兒來了。」家人鋪上氈氍，請大娘過來，夫婦雙雙拜了四拜。姑爺呂端同小姐上前道：「岳父大人在上，愚婿叩賀，望岳父大人壽同日月。」海爺道：「請起！」

海洪稟道：「杜老爺同杜夫人送壽禮，同來拜壽。」海爺抬起頭來，見他二人進來。杜爺道：「老師、師母請坐，受門生夫婦拜祝千秋。」海爺忙稱：「不敢！有勞二位。」拜罷，杜爺道：「請師母、世嫂、世妹，同到後宅。」海爺道：「極好的。」

元老今朝作主，接待客官。」杜爺道：「不用老師費心。門生已經吩咐總管：東廳接待文官，西廳接待武官，中廳接待公侯駙馬伯。調三班戲子伺候。」海爺道：「勞元老費心，老夫妻妾實不安。」

忽報聖旨到，太監孫千歲領旨意一道、壽禮十二色，前來拜壽。海爺忙擺香案跪下，聽宣讀詔曰：「耳目官海瑞，乃是皇考恩官，保駕三朝，匡扶社稷，實為有功。今恩官壽誕，朕特命司禮監孫鳳燭旨到寓，賜恩官龍鳳燭一對，壽面千條，大紅五爪蟒繡龍袍一件，羊脂白玉帶一條，霞帔一副，鳳冠一頂，御酒一壇，御宴一席，龍頭刻杖一條，壽糕成盤，壽桃兩盒。

欽哉謝恩！」

海爺謝恩畢，孫鳳開言道：「海老先生請坐，待咱家拜個壽。」海爺道：「千歲，這個海瑞不敢當！」孫鳳道：「咱家是奉旨而來，代聖上拜壽，怎敢有違？老先生坐了。」孫鳳跪下，海爺連忙也跪下，對拜四拜。旁邊走過郎舅二人，齊聲道：「老千歲在上，晚生們也要一拜！」孫鳳道：「不敢！海老先生，這二位是何人？」海爺道：「老千歲，這是老朽的承繼小兒，前科入賢書。這是小婿呂端，先帝榜眼，告養在家。」孫鳳道：「嚇，原來一位是天子門生，一位是一榜春元，今日又會，失敬了！」海爺吩咐中廳排酒，搬演戲文。

門公報：「啟爺：各位功勳千歲們送壽禮，親來拜壽。」海爺道：「有請！」孫鳳即立起身辭行，海爺留不住，送出。轉身接進各功勳，多是蟒袍玉帶，進廳拜壽。海爺再三不敢，各人道：「本藩奉皇上旨意，帶同五軍提督、總兵各武職拜壽。」海爺道：「豈敢！既蒙列位千歲下降，老夫特備水酒一杯奉敬。」

各人序爵位坐下。海爺又請提督、總兵西廳飲宴。

賓主正在酬酢，門公又報：「張太師送禮前來！帶同各位大人、五府六部、九卿四相各文官拜壽。」海爺連忙出位，接至東廳。都是九卿六部、翰林科道。張太師道：「海剛老，老夫奉聖旨帶同列位拜壽，請剛老上坐。」海爺道：「豈敢！」太師道：「剛老，這老夫是奉皇上特點，老夫怎敢有違皇上旨意？」

剛老上坐。」海爺道：「既蒙恩典，只常禮吧。」各官一同跪下，海爺忙陪跪下。各官拜完。海爺道：「請老太師同各位大人，奉敬一杯水酒。」眾人道：「多謝！當時三處飲酒，演唱戲文，鼓樂喧天，笙簫動地。

這裡方才獻酬交酢，忽報：「太后老娘娘懿旨到！」海爺忙排香案迎接。只見太監李登手捧懿旨，四個內監各捧描金盒一隻，直上大堂。海爺俯伏階下，李登宣讀詔文：「海老愛卿三朝元老，先帝恩官，忠心為國，有功社稷。今乃八旬壽誕，賜卿玉如意一柄，百花繡袍一襲，玉帶一條，霞帔一件，命李登代賀千秋！」海爺叩頭謝恩畢，接過懿旨，收過禮物。李登辭別，海爺留住飲酒。

海爺陪酒未及半刻，又報：「正宮娘娘懿旨到。」海爺忙排香案，重來接旨。太監李保捧了懿旨，帶同四個小太監，手捧金盒，直進大廳，開讀詔曰：「海愛卿乃是先帝恩官，有功於社稷。今乃八旬壽誕，賜卿龍鳳繡旗一對，哀家御手親繡『忠心貫日』四字。又賜黃金四錠，大珠十粒，繡龍蟒袍一件，命李保代賀千秋。」海爺謝恩畢，接過懿旨，收過禮物。李保辭別，海爺慌忙留住飲宴看戲，海爺相陪。

酒飲三巡，又報：「聖旨到！」海爺重又迎接廳堂，宣詔曰：「海恩官，忠臣不可無後。今幸有嫡位接續宗支，特授刑部員外郎之職，明日現任見駕任事。欽哉，謝恩！」海爺接過聖旨，文武百官見半日之間，皇恩疊疊，無不嘖嘖稱羨，獨有張居正心中不快。須臾宴罷。各官辭去，海爺便預備來日出京之事。

忽報：「搜寶欽差陳爺、周爺在外要見。」海爺聞報大悅，忙說：「請見！」陳、週二人進見，禮畢坐下。兩人便把前日情由，細細道明。海爺大喜，叫取出國寶觀看，果是外國稀奇之寶。今有四宗國寶，不怕奸賊騰空飛去。吩咐備酒。二人道：「門生今日初回，不知恩師壽誕，未備賀敬，另日補過。請問老師，這四宗國寶，還是今日奏駕，還是明日奏聞？」海爺道：「二位賢契，老夫刻有要事，萬難遲緩，俟幹辦完日再處。」

未知海爺有何要事，下回分解。